



尚書讀本

新譯

吳璵 注譯 /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/ 三民書局印行

吳
張
孝
裕
璵

注
注
音
譯

新
譯

尚
書
讀
本

三
民
書
局
印
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尚書讀本 / 吳璵注譯; 張孝裕注音. -- 二版一
刷. -- 臺北市: 三民, 2007
面; 公分. 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0727-2 (平裝)

1. 書經—註釋

621.112

© 新譯尚書讀本

注譯者	吳璵
注音者	張孝裕
發行人	劉振強
著作財產權人	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	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(02)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-5
門市部	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出版日期	初版一刷 1977年11月 初版九刷 2001年8月 二版一刷 2007年9月
編號	S 030200
定價	新臺幣150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0727-2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

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序

《尚書》是我國最早的一本散文書，內容都是有關唐虞三代的事，什麼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等等，不是在發布政府的號令，就是有關王道正義的宣言。由於時代久遠，字蹟奇古，文辭艱深，很難讀得通。再加上有些制度的難以考徵，解釋訓詁也跟後世方言不一樣，也難怪就連韓文公都有「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」之歎了！

但，今天由於山川效靈，甲骨、金文和許多古器物的相繼發現，以及近代訓詁方法的進步，以前不可考的制度，如今已大部可考；以前不可解的文辭，今日也多已可解。不僅如此，如能仔細玩味，還能欣賞體會出它的文章美來。

由於它是本最古老的書，是先民文化的實錄，我們想要了解先民生活背景，古老政治體系，古人用人行政的精神以及做人處事應有的態度等，不從這些素材中去尋求是不易奏效的。

今天我們大力倡導復興固有文化，筆者忝為文化界一分子，也就不顧自己的淺陋，也想盡點棉力，所以就試著把這近似天書的《尚書》，詳加注釋，並譯成白話，揭開它神秘的蓋頭，讓大都能多認識它、親近它、研究它，近而加以發揚光大。

我真的不敢說是在幫助別人，實在是想借這機會來磨練自己，讓自己多讀點書，多用點功。但由於才疏學淺，功力不夠，不能圓通的地方，那是在所難免的，還望海內外博雅君子，多多給我指正。

六十六年秋吳瑛序於成大禮賢樓

編按：本書初版印行於民國六十六年，因內容紮實嚴謹，廣受士林學子與讀者採用，歷年來不斷加印銷行。早期限於物質條件，排版字體較小，且活版字體經多次印刷後，已漸模糊，不利閱讀。為嘉惠讀者，本局於民國九十年乃不惜花費以電腦重加排版印行。現本局投入無數人力物力自行研創之中文電腦排版字體已臻完成，字形更加美觀穩重；為讓讀者獲得更好的閱讀效果，適值本書再版之際，乃再次不計成本，採用最新字體，以較大字號重加排印，除改正舊版少數誤植外，並加上新式書名號，以適應現代讀者的閱讀習慣。特此說明。

導讀

一、釋名

《尚書》之名說者有三：

一、緯書《璿璣鈴》云：「尚者，上也。尚書猶天書，尊而重之之辭也。」鄭玄書贊本之。

二、《論衡·須頌篇》云：「尚書者，上所為下所書也。」王肅書注承用之。

三、馬融書注謂「上古有虞之書，故曰尚書」，此說劉熙《釋名》及《偽孔傳》，孔穎達《正義》述之。

導

讀

按《尚書》為古記言之史，記言必資於筆，故書字從聿，《說文》云：「聿，所以書也。」秦謂之筆，是書之釋義以今語言之即為筆。據此，則上述三說以《論衡》之說近是。然考《尚書》，古但曰《書》，先秦經籍中，無稱之曰《尚書》者，雖《墨子·明鬼》篇云：「故尚書

夏書，其次商周之書。」然此「尚書」之含意與今之「尚書」不同，乃謂上古之書也，係泛語，非專稱。至於書字用為書籍之泛稱，始見於《左傳》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「觀書於大史氏」，由是則馬季長謂尚書為上古之書則更貼切。

至於今名之《尚書》，乃始於漢初之伏生。《偽孔傳·序》云：「濟南伏生，年過九十，失其本經，口以傳授，裁二十餘篇，以其上古之書，謂之《尚書》。」自伏生著《尚書大傳》後，董仲舒之《春秋繁露》，太史公之《史記》多見《尚書》之名。是則名書曰《尚書》者，實始自伏生也。

二、尚書之編集

舊謂《尚書》為孔子所編定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云：「孔子序《書》，上紀唐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。」又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云：「《書》之所起遠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斷于堯，下訖于秦，凡百篇，而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」凡此皆謂《書》為孔子所編。

按《尚書》內容，幾皆為誥命等公文，古蓋藏諸王官，猶後世所謂之檔案，初未必編集成書，流布民間，自亦無固定之篇數。自孔子設科授徒，以《詩》《書》為教本。夫以所謂之檔案為教材，則取捨編次，亦自然之事。由是，則《史記》《漢書》等謂孔子纂《書》之說，雖未可盡信，而其中部分經孔子編次，殆無可疑。

然而二十八篇《今文尚書》中，尚有著成於孔子之後者，若《堯典》、《臯陶謨》、《湯誓》等篇，已充分運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說，及弔民伐罪之大義，純為儒家思想下之產物。以此驗之，則《尚書》者，乃初編集於孔子，其後儒家者流又有所增益也。

《尚書》之編集，既不出於一手，復不成於一時，則不該有孔子刪《書》之說。然緯書《璿璣鈴》云：「孔子求書，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，迄於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，斷遠取近，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，以百二為《尚書》，十八篇為《中候》，去三千一百二十篇。」則謂《書》經孔子刪定。考緯書出哀平間，本多謬悠之說。此謂孔子刪《書》，蓋仿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「古者《詩》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……為三百五篇」之語而杜撰之。又因張霸有百兩篇《尚書》，故復造「以百二為《尚書》」之語，其實皆無稽之談也。

三、今文尚書

今文者，謂其文字乃漢隸所書。古文者，謂其文字為先秦古篆也。言經學者，有今古之別，此不獨《尚書》為然，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論語》等各經，亦無不皆然。不獨文字為然，即解說經義，亦分今古兩派。

導

《今文尚書》傳自伏生。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云：「伏生者，濟南人也，故為秦博士。

3 讀 孝文帝時，欲求能治《尚書》者，天下無有，乃聞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時，伏生年九十餘，

老不能行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。秦時焚書，伏生壁藏之，其後，兵大起，流亡，漢定，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，獨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於齊魯之間，學者由是頗能言《尚書》。」據王先謙《尚書孔傳參正》之說，則二十九篇之目為：「《堯典》一（并《舜典》在內）、《皋陶謨》二（并《益稷》在內）、《禹貢》三、《甘誓》四、《湯誓》五、《盤庚》六、《高宗彤日》七、《西伯戡黎》八、《微子》九、《坤》（今作牧）誓十、《洪範》十一、《大誥》十二、《金縢》十三、《康誥》十四、《酒誥》十五、《梓材》十六、《召誥》十七、《雒誥》十八、《多士》十九、《無佚》二十、《君奭》二十一、《多方》二十二、《立政》二十三、《顧命》二十四、《康王之誥》二十五、《柴誓》二十六、《甫刑》二十七、《文侯之命》二十八、《秦誓》二十九。」《隋書·經籍志》謂伏生口傳二十八篇者，乃篇目分合之不同也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云：「作《顧命》，作《康誥》。」王氏據此，謂伏生本分為兩篇，故為二十九篇。伏生後，傳其學者，若歐陽，若大小夏侯，皆以《康王之誥》合於《顧命》為一篇，則為二十八篇，今通行之《今文尚書》二十九篇（或合則為二十八篇）本，即伏生所傳，是今本《尚書》中真正出自先秦者也。

四、古文尚書

《古文尚書》者，謂其為先秦古文所寫之《尚書》也。其書有二：其一為河間獻王所藏。

《漢書·景十三王傳》云：「獻王所得書，皆古文先秦舊書，《周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屬，皆經傳說記，七十子之徒所論。」惟其書未聞傳習，則漢代已亡矣。其二為出於孔宅者。劉歆《移太常博士書》云：「及魯恭王壞孔子宅，欲以為宮，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，《逸禮》有三十九，《書》十六篇，天漢之末，孔安國獻之，遭巫蠱倉卒之難，未及施行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亦云：「《古文尚書》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魯共王壞孔子宅，欲以廣其宮，而得《古文尚書》及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聞鼓琴瑟鐘磬之音，於是懼，乃止不壞。孔安國者，孔子後世，悉得其書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，安國獻之，遭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。」據此可知，出孔壁之《古文尚書》，較二十九篇之《今文尚書》，得多十六篇矣。其篇目依《尚書正義·堯典》篇引鄭注書序云：「《舜典》一、《汨作》二、《九共》九篇十一、《大禹謨》十二、《益稷》十三、《五子之歌》十四、《胤征》十五、《湯誥》十六、《咸有一德》十七、《典寶》十八、《伊訓》十九、《肆命》二十、《原命》二十一、《武成》二十二、《旅獒》二十三、《冏命》二十四。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，以《九共》九篇共卷，除八篇故為十六。」此十六篇乃真古文。今傳《偽孔傳》本，與此同篇名者雖有多篇，然皆東晉以後所偽造。

導 十六篇《古文尚書》雖出自孔壁，然得書之時非為武帝之末，而獻書亦非孔安國。《漢書·景十三王傳》謂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，二十八年薨。又云：「恭王初好治宮室，壞孔子宅，以廣其宮。」是壞孔宅得書，事在恭王初年。《論衡·正說篇》以為當景帝之世

5 讀

者，是也。不當在武帝末。至於孔安國獻書之說，閻若璩氏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述之甚詳。彼謂：「按《孔子世家》：安國為今皇帝博士，至淮臨太守蚤卒。司馬遷親與安國遊，記其早卒應不誤。然考之《漢書》，又煞有可疑者。《兒寬傳》：寬以郡國選詣博士，受業孔安國，補廷尉文學卒史，時張湯為廷尉。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。《楚元王傳》：天漢後，孔安國獻古文書，遭巫蠱之難未施行。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乙丑，二年庚寅，相距凡三十五六年。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，補博士弟子，則為之師者，年又長於弟子，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，亦應二十餘歲矣。以二十餘歲之博士，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，即獻書而即死，其年已五十七八，且望六矣，安得為蚤卒乎？」又云：「讀荀悅《漢紀·成帝紀》云：魯恭王壞孔子宅得《古文尚書》，多十六篇。武帝時，孔安國家獻之，會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，於安國下增一家字，足補《漢書》之漏，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。」閻氏所論甚諦，知《古文尚書》之獻，乃由安國之後人，非安國自身也。

《古文尚書》非安國所獻，則孔安國於《古文尚書》曾否作傳，雖迄無定論，然於此亦稍可知矣。考《古文尚書》除於平帝時曾一度置博士外，自餘東西兩漢，皆未立於學官。《古文尚書》漢時既不為朝廷所尚，故民間亦少重之。以是當建武間即亡《武成》一篇（見《尚書正義·武成》篇引鄭康成說）。至永嘉之亂，而其餘十五篇，竟全部亡失。是今日所見者皆為偽《古文尚書》。

五、偽古文尚書

《古文尚書》之偽本有二；其一為西漢張霸所造之百兩篇。《論衡·正說篇》云：「至孝成皇帝時，徵為《古文尚書》學，東海張霸，案百篇之序，空造百兩之篇，獻之成帝，帝出秘書百篇以校之，皆不相應。於是下霸於吏，吏曰霸罪當至死。成帝高其才而不誅，亦惜其文而不滅，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。傳見之人，則謂《尚書》有百兩篇矣。」然旋即被黜，早已亡佚不傳。

其二為東晉梅賾偽造之二十五篇。即今本《尚書》中之一部分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「晉世祕府所存者《古文尚書》經文，今無有傳者。及永嘉之亂，歐陽大小夏侯《尚書》並亡。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，始得安國之傳奏之。時又闕《舜典》一篇，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，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，於是列國學。」此所云「安國之傳」者，即今通行之《尚書孔傳》。所云「比馬鄭注多二十八字」者，乃自舊本《堯典》「慎徽五典」以下列為《舜典》。而於其上加「曰若稽古帝舜，曰重華，協于帝。濬哲文明，溫恭允塞。玄德升聞，乃命以位」二十八字也。

導

7

今所傳之《偽孔傳》，凡五十八篇。蓋析伏生之二十九篇為三十三篇（自《堯典》析出《舜典》，自《臯陶謨》析出《益稷》、《盤庚》分而為三）。又偽造《大禹謨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

《胤征》、《仲虺之誥》、《湯誥》、《伊訓》、《太甲》（三篇）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說命》（三篇）、《秦誓》（三篇）、《武成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蔡仲之命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君陳》、《畢命》、《君牙》、《冏命》等二十五篇也。

此二十五篇自宋吳棫、朱熹、蔡沈，及元胡澄、明梅鷟等皆疑之。至清閻若璩《古文尚書疏證》及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兩書成後，其為偽造，遂成定案。今本《尚書》經文五十八篇，偽者二十有五，既如上述。至所謂《孔氏傳》則全部偽託者也。（閻、惠以來學者，辨之甚詳。）

至於今所傳之《偽孔傳》，實第二次之偽本。其一為曹魏中葉王肅所作。其書曾為何晏《論語集解》所引。此說發自《尚書餘論》作者丁晏。惟丁氏以為王肅所偽作者即今本《偽孔傳》，其說非是。蓋劉師培於《尚書源流考》一書中證知王肅另有偽本，今已佚而不傳，其說可信。

六、歷代尚書學之演變

《尚書》編自孔子，為之作傳則始於伏生。伏生始傳《尚書》於秦火之後，其徒錄其遺說以為《尚書大傳》，此乃《尚書》最古之傳注，今傳本以陳壽祺所輯《尚書大傳輯校》最為完善。

漢武帝時，以歐陽高為《尚書》博士，是為《尚書》立學官之始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云：「歐陽生，字和伯，千乘人也，事伏生，授兒寬……寬授歐陽生子，世世相傳，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。」則高所傳即伏生學，其所傳之本，即世所謂歐陽《尚書》也。

漢宣帝時，夏侯勝、夏侯建叔侄皆為《尚書》博士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云：「勝事同郡簡卿，簡卿者，兒寬門人。勝傳從兄子建，建又事歐陽高。」兒寬事歐陽容，容事伏生。是二氏亦皆傳伏生之學也。世稱勝為大夏侯、建為小夏侯。

故漢世言《尚書》者，雖有歐陽及大小夏侯之分，實皆伏生一家之學，即今文一派之學也。考今文家說經，率皆借經論政，而不注重訓詁，且雜以陰陽五行迂誕可怪之論，其說《尚書》，亦不例外。而《尚書》中《洪範》一篇，尤為陰陽五行說之總匯。漢世雖以今文立於學官，然漢末至魏晉間，鄭玄注及王肅注盛行，今文家說漸微。於是歐陽、大小夏侯之學並亡於永嘉之亂。

《古文尚書》學之命運猶不如今文。孔安國雖傳古文，而彼實以《今文尚書》為博士，故於《古文尚書》有否作傳注殊難斷言。且《古文尚書》僅平帝時一度立於學官，傳述究不如今文之盛。漢末迄魏，惟馬融書傳多用古文家言。鄭玄及王肅書注，兼採今古之說，三家又皆注今文諸篇，不及古文。鄭學盛於漢末，王學盛於晉初。西晉學者則或申王駁鄭，或申鄭駁王。東晉以還，北朝則尚鄭注，南朝尚《偽孔傳》。隋時，鄭注與《偽孔傳》並行，然鄭學甚微。至唐太宗時，孔穎達等據《偽孔傳》撰《尚書正義》，於是《偽孔傳》定於一尊，

而馬鄭王三家之書尋亦亡佚。

唐至宋初，《尚書》之學，率守《偽孔》及《正義》之說。慶曆以還，經學漸變，立論皆大異舊說，不滿昔日之傳注。自吳棫始，更漸疑二十五篇經文之偽，爾後說《尚書》者，亦多疑之。其間能獨抒所見，不泥舊說，且影響後世最大，至奪注疏之席而代之者，則蔡沈之《書集傳》也。元仁宗延祐年間定科舉法，遂取以為課士之定本，迄清六百餘年不變，其影響之大，可以想見。

元明兩代，說《書》者大率本蔡氏《集傳》。清初，學者漸厭宋學之空疏，漢學因以復興。自閻、惠書出，《古文尚書》之偽遂成定案。爾後王鳴盛之《尚書後案》，雖專鄭氏，亦兼取馬融之說。孫星衍輯《古文尚書馬鄭注》十二卷，於馬鄭遺說，蒐集略備。孫氏又撰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三十卷，就伏生所傳經文，益以故書中所引之真太誓殘文，集漢代今古文家之說以為注，而為之疏。就經文言，已去偽存真。就義訓言，亦遠勝於前人。嘉、道以後，學者又輕東漢而尊西漢，亦即薄古文而尚今文。於是魏源《書古微》，陳喬樞《今文尚書經說考》，《尚書歐陽、夏侯遺說考》，陳壽祺《尚書大傳輯校》等書，相繼而出。《尚書》今文家既墜之緒，乃稍稍可尋，皮錫瑞《今文尚書考證》最後出，尤後來居上也。

清末迄今，由於鐘鼎彝器及甲骨文字大量出土，原始材料既多，學者又不復為家法門戶等見所囿，於是說《尚書》者頗多創獲，孫詒讓之《尚書駢枝》，于省吾之《雙劍謗尚書新證》，皆不乏卓然可信之說。至於近年授《尚書》之魯師實先、屈師翼鵬，則尤多創見。學